

特罗亚传记文学精品珍藏本



NICOLAS II

末代沙皇  
尼古拉二世

〔法〕亨利·特罗亚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 NICOLAS II

末代沙皇  
尼古拉二世

〔法〕亨利·特罗亚 著

胡尧步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Henri Troyat

Nicolas II

Le dernier tsar

Flammarion, 1991

根据法国弗拉马里翁出版社 1991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 / (法) 特罗亚著 (Troyat, H.) 著: 胡尧步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9

书名原文: Nicolas II Le dernier Tsar

ISBN 7-5012-1416-6

I. 末... II. ①特... ②胡... III. 传记小说-法国-现代  
IV. 1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6651 号

图备字 01 - 2000 - 047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

**Modai Shahuang Nigula Ershi**

**顾问: 柳鸣九 罗新璋**

责任编辑/杨志芬

封面设计/丁品

责任出版/尧阳

责任校对/戴文达

出版发行/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电话/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010) 65265923

邮政编码/10001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南方印刷厂

开本印张/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0.75 印张 3 插页 210 千字

版 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7.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

目  
录

第一章

尼基 ..... (1)

第二章

青年时代的爱情 ..... (17)

第三章

在俄国和法国迈开的

第一步 ..... (39)

第四章

皇帝伉俪 ..... (67)

## 第五章

自由党人和革命党人…………… (91)

## 第六章

日俄战争 …………… (103)

## 第七章

红色星期日 …………… (124)

## 第八章

第一届杜马 …………… (150)

## 第九章

沙皇制度和议会制度…………… (167)

## 第十章

一位名叫格里戈里的教士…… (184)

## 第十一章

险象丛生 …………… (214)

## 第十二章

尼古拉在大本营，拉斯普蒂纳  
在后方 …………… (231)

---

## 第十三章

王朝的覆灭 ..... (269)

## 第十四章

天使来了 ..... (298)

---

# 第 一 章

## 尼 基

1868年5月6日，清晨2时许，圣彼得—圣保罗要塞礼炮齐鸣，圣彼得堡的居民都受到震动，有的从熟睡中一跃而起，那些守夜的人鸦雀无声，中断了谈话。大家都拥向窗口。炮声从远处传来，断断续续，人们可以清楚地数着：一声，两声，三声……三十……五十……一百零一，一百零二！这个预定数字的钟声响过了。全城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全俄罗斯人刚得知王储的妻子，玛丽·费多罗芙娜大公夫人生了第一个孩子，是男孩。无论在俱乐部、剧院、饭馆，还是在家里，人们打开香槟酒庆

贺，在酒吧间，大家痛饮伏特加酒。皇室幸福就是全俄罗斯人民的幸福。亚历山大二世的全体臣民，无论是富翁还是贫民，都把王孙的诞生当做个人的喜事。亚历山大家族坚如磐石，世代相传。然而，某些感伤的人士指出，5月6日正是东正教纪念可怜的乔布<sup>①</sup>的日子，他在失去财产和孩子后死于贫困。这个罗曼诺夫家族最后苗裔出生在这个日子，难道是不祥之兆？

翌日，教堂宣读了一份皇室公告，公告说：“我们深信，一旦时机到来，新大公必将和祖先及我们的过去与现在那样，为俄罗斯人民的幸福而献身。”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为庆贺孙子受洗礼，对所有囚犯实行大赦，包括那些政治犯。为纪念曾祖父沙皇尼古拉一世，孩子取名尼古拉。但是，自年幼时起，亲人们都叫他尼基。母亲对他疼爱备至，围着他转。孩子的洗脸穿衣，母亲亲自动手，还不时俯身小床上，对宝宝低头凝视。后来他的两个弟弟格奥基和米哈依尔，两个妹妹谢尼亚和奥尔加也一起在“儿童室”长大<sup>②</sup>。孩子们的套间包括一间过厅、客厅、餐厅，游戏室和卧室。没有浴室。孩子们要洗澡，得到安尼特施可夫宫五层楼他们母亲那里去。每天晚上梳洗时，那里一片欢声笑语，泼水溅衣，乐不可支。

尼基和他的弟弟格奥基很早就托付给女子学校教员、奥伦格朗上尉的寡妻来管教，她非常小心地负责他们最初的教

① 乔布为圣经中人物，本来很富有，后遭难死于贫困。——译者

② 除尼古拉以外，玛丽·费多罗芙娜大公爵夫人有5个孩子：亚历山大（死于襁褓，1869~1870），格奥基（1871~1899），谢尼亚（1875~1960），米哈依尔（1878~1918），奥尔加（1882~1960）。



育。不久，家庭教师的角色由达尼罗维奇将军承担，此人城府颇深，思想保守，是个十足的保王党。他教育尼基对周围的人要保持距离，要学会顺从和与人周旋。尼基生性调皮和懒惰，他喜欢书籍、新练习本和削尖了的铅笔，但是实际上对功课什么也不感兴趣。他思想开小差，注意力不集中。他对母亲满怀深情，而对父亲畏惧异常。玛丽·费多罗芙娜大公夫人出身于丹麦达格玛家族，和蔼可亲，讨人喜欢，是个轻佻的女子，爱打扮、出席社交宴会、舞会，而她的丈夫亚历山大大公，却是个专横和严峻的人。他的生硬的态度迫使他的妻子和孩子不仅惟命是从，而且装模作样，掩饰躲藏。他们生怕他过分生气，就把小过失隐瞒起来。他也一样，从不把由于他父亲的原因给帝国带来的忧虑告诉自己妻子和儿女，因为他不赞成他父亲自由化的意图。安尼特施可夫宫闱内也听不到首都动乱的反响。自从1861年2月19日即尼古拉出生前6年，亚历山大二世宣布解放农奴以来，改革之风刮遍全俄。在新闻界，新闻审查已开禁，某些敢干的记者要求更多的独立与正义。在街上、大学里和沙龙里，政治问题讨论风气热火朝天，狂热的大学生穿着农民服装到乡下会见他们认为儒子可教的老百姓。但是，在那些演说家后面隐藏着杀手。在那些秘密集会上，恐怖分子已判沙皇死刑。确实，尽管沙皇完成了宽宏大度的改革，对这些人来说，仍然是要打倒的敌人，因为是他制定了君主专制原则，而这些人发誓要在俄罗斯消除这种体制。沙皇已逃脱了几次谋杀。他受革命党人的胁迫，以及其他舆论的压力，虽认为对之过分宽宏，但仍想发表声明，给帝国有宪政的外衣。

尼基认为，沙皇是个神秘人物，只是在重大场合才能见

到。1881年3月1日，尼基还是一个不满13岁的孩子，他从滑冰场回来时，母亲把他带到冬宫的一间屋子里，屋子里挤满了忧郁的大臣们。他惊愕万分，发现床上躺着一个满身血污的人，他面目全非，口吐白沫，痛苦地怪声地喘着气，这是他的祖父，沙皇。看到他挛缩的模样和可怕的凌乱的衣衫，尼基简直难以辨认。医生们在垂死的人旁边走来走去。女人们呜咽抽泣着。尼基从旁得知，这位善良、称职的皇帝被一个无耻之徒用炸弹炸得皮开肉绽。他害怕极了，靠近他的堂兄亚历山大·米哈依洛维奇大公，并拉着他的手，堂兄比他年长两岁。亚历山大·米哈依洛维奇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穿着一件水手的蓝衬衫，面色像死人般的苍白。他母亲手里提着刚给他脱下的溜冰鞋……快断气的沙皇的眼睛盯着我们，毫无表情。”

这位君主是正在推行自由化的牺牲品。他筋骨断裂、血肉模糊，这种惨状深深印在尼基的记忆中。今后，他再也不能把革命者与凶手分割开了。后来那几天，在灵堂进行的葬礼中，他掉了很多眼泪。然而，他并不完全明白，由于这一惨剧的发生，他已成为王储，成为俄罗斯帝国的第二号人物。<sup>①</sup>

他的父亲当上新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从一开始，他就对已故沙皇的自由化创举反其道而行之。亚历山大三世身材高大，体形魁梧，满脸胡子。他颇得人心，老百姓在他身上看到的是某种农民的可贵的气质。有人说他像彼得大帝一样，能将马蹄铁扭歪。他头脑简单，办事生硬，不信那套

<sup>①</sup> 参阅亨利·特罗亚：《解放农奴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政治手腕，认为俄罗斯的前途在于严明法纪，恪守传统。

“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创始领导人被逮捕和绞死后，这个对抗政府的秘密组织彻底解体。谋杀事件突然销声匿迹。但是亚历山大三世害怕革命瘟疫卷土重来。因此，他排斥任何在俄国实行制宪的思想。1881年4月28日，在他将作为专制君主统治的告示中宣布：“我们将泰然地主宰帝国的命运，今后，它的命运只能在上帝和我们之间讨论。”这是开倒车。再也谈不上什么改革。亚历山大三世在咨询了他以前的老师、圣一西诺德总检察官、专制体制狂热的鼓吹者波比多诺斯采夫意见后，撵走了以鼓吹《中心专政论》的、杰出的洛里斯—梅里可夫为首的他父亲的自由派合作伙伴，以及他的叔叔康斯坦丁大公，在他看来，这位大公对那些捣乱分子过分纵容，负有责任。在这种整顿思想的指导下，新闻报刊受到控制，大学生受到严密监视，教会在学校里的作用被加强。外省的省长权力被扩大，村民们严密地受到由地方贵族指定的县官们的控制，警察们处于戒备状态，到处管闲事。为了尽可能地统一构成帝国的各分散种族，鼓励伊斯兰教教徒、佛教徒、生活在俄罗斯大家庭边缘的泛灵论者以及其他教派的信徒改信东正教。有人将天主教徒和路德派教徒等通婚的手续变着法搞得复杂化，宣扬犹太人应对革命动乱负责，并唆使那些下等人起来对犹太人进行抢劫和屠杀（《沙皇屠犹事件》），这些人还禁止犹太人住在城外、获得土地和出售白酒。他们说，因为犹太人诡计多端，对那些轻信的农民来说有危险，他们对犹太人接受高等教育也进行人数限制。

在这种铁腕统治下，老百姓不但不抗议，反而觉得政府

很明智。即使是强制的力量也比宽宏的方案更得人心。那些平民百姓觉得在他们上面有一个严厉的和统治有方的家长，他知该干什么，往哪里去。而那些有产者，过去总为他们的特权胆战心惊，前任统治者燃起自由的火炬，新沙皇又恢复了秩序，他们十分欣慰。

而尼基本人对今昔的差异毫无觉察。他对宫外发生的事毫无兴趣。他与弟弟格奥基共住一室。他们都睡小铁床，配备有硬枕头，软垫子。他们俩都很善良和亲热，从不吵架。他们在房间里养着金丝雀和鹦鹉，从来也不让别人代喂。仆人们赞赏他俩单纯朴实，还不时来看他们亲手铺床叠被，颇受感动。

格奥基思想敏捷，能言善辩，天赋很高，宫廷里的人都很喜欢他，尼基对弟弟十分关怀和体贴。他认真在纸上记下了这个调皮鬼的俏皮话，一边笑一边看。对弟弟智力超群，他一点也不妒忌，他想，应该是格奥基而不是他该当王储。

冬天，年轻的大公们在安尼特施可夫宫的经事先灌水而结冻的草坪上滑冰。星期天，他们也接待那些少男少女朋友们，其中有巴里亚坦斯基家的亲王们和伏龙佐夫家的女伯爵们。当这帮欢天喜地的伙伴们又聚在餐桌旁时，因为吵嚷得厉害，主持就餐的达尼罗维奇将军不得不提高嗓门要大家安静。他们当中的一位家庭教师写道：

在他们中间，都在做各种各样的恶作剧，谁也饶不了谁。从桌子这头到那头，面包团粘得满嘴满鼻子，在喝酒时用胳膊肘推人……那些小姐们比较文雅，她们笑容可掬，逗人喜爱。

当然，尼基的态度是另外一码事。他每星期有两三次在父母那里吃饭。他举止拘谨，目光无神，很少言语。他最难过的一关是询问学习情况。他向来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是个听话的孩子，他不能拒绝学习，但是他思想迟钝，使老师不知所以然。此外，老师有规定，在监督学业时，不得为难大公。他们在教课文时，并不考虑以后要他背诵，更谈不上以后要进行考试。在这些老师中，尼基最喜欢的是英国人查尔斯·希思。这位老师有教养和热爱体育，具有沙文主义的爱国精神，由于他的教导，他学会了英语，不久就能流利地讲英语，并热心学打网球、划船和骑马，甚至拳击。迪伯雷和托尔梅耶两位先生分别教授法语和德语。在此期间，挺有名气的居斯塔夫·朗松花了5个月的时间想让他的学生对法国文学感兴趣。为了使这位年轻的俄罗斯王储开阔思想，他将拉马丁和维克多·雨果的诗篇放在他的面前。朗松写道：“从来也没有什么评论，从来也没有什么勉为其难的事……乖乖地听话，也没什么脾气，这些都很有出色。”<sup>①</sup>

在这些外籍家庭教师之上，还有一个名叫波比多诺斯采夫的老头子，此人是一切革新的死敌，还有俄罗斯大历史学家克利乌切夫斯基，他的生动的概述有时使尼基从睡梦状态中醒来。威特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述波比多诺斯采夫的话：“当我讲课时，我只见他（尼基）聚精会神，很专心。”

当尼基到16岁时，人们把他托付给利尔上校和普什雷

<sup>①</sup> 居斯塔夫·朗松《印象和回忆》，1901年9月1日《政治和文学年鉴》。参阅康斯坦丁·德·格伦沃尔德《沙皇尼古拉二世》。

夫斯基将军，由他们俩负责传授军事科学。学生在他保存得很有条理的日记中写道：“利尔授课一个多小时，他使我烦透了。”还有：“普什雷夫斯基跟我待了整整一个上午，折腾得我快睡着了。”

尽管尼古拉对这些重要的事务缺乏天赋，到18岁成年时，还是要每周两三次出席帝国议会，那些白发苍苍的大臣们对他很尊重，但从来也不征求他的意见。1887年，他19岁时，当上了皇家骑兵连连长和普雷奥布拉琴斯基军团营长。在这个精锐部队里他初涉世面。

皇家卫队在军队中是真正的军队，这支部队士气振奋，死心塌地忠于君主政体。卫队包括3个师的步兵，1个旅的狙击兵，3个师的骑兵，3个旅的炮兵。这些部队的全部军官都是贵族出身。卫队的开支极昂贵，仅仅那些豪华的衣服（如骑兵卫队，每个军官有五六套军服），马匹也是经过严格挑选的。这些走运的年轻人，很讲究集体精神。他们把团队荣誉置于个人考虑之上。在某些单位，有互助金，军官也凑份子，这样就可以应付某些大手大脚花钱者的巨额债务。因为这些辉煌耀眼的战士，生活要过得快乐自由，可又不能犯规。军官即使是痛饮一宵，如果第二天不能头一个到营房或跨上马鞍，那就很丢脸。沙皇、祖国、美酒、女人和提升，这就是皇帝陛下忠实奴仆的主要生活理由。提升是他们最关心的事，在皇家卫队比在前线要提升得快。那些家庭也为他们儿子在宫廷里走后门，为的是使儿子能一级一级往上爬。一般来讲，军官职位是世袭的。对那些父亲、祖父或近亲在同一种部队服过役的报考者优先录取。地区观念也是存在的。骑士卫队都是俄罗斯籍的。骑兵卫队和执矛骑兵则有不

少是用巴尔干名字的军官。在卫队中，士兵也是精心挑选的：金发者在斯米诺夫斯基团当兵，瘦高挑的在骑士卫队，棕发小个子当轻骑兵，至于扁鼻子在巴甫洛夫斯基团服役是为了纪念该团的创建者沙皇保罗一世，他的面孔是扁平的。

尼古拉在进入这雄浑有力的天地后，终于发现了合乎自己兴趣的世界。他周围的人都是俄罗斯最古老的贵族的代表人物，通过历史的风风雨雨，这些人对他忠心耿耿。作为皇太子，他可以对他们摆高傲架子。但是由于他生性纯朴，能跟他们混到一起，并建立了欢快的战斗友谊。由于摆脱了等级的约束，他和这些穿制服的年轻人一起抽烟，一起开玩笑，很快便成为他们的平等伙伴了。在操练之余，他也找这些伙伴吃吃喝喝，不时地唱些士兵歌曲，笑逐颜开。在这种有音乐相伴的聚餐中，他们谈马匹，做游戏，谈狩猎和玩女人。尼古拉没有任何爱情经历，在这种神聊中，既觉得好笑，又觉得陌生。确实，他对这种封闭式的俱乐部，这种非同凡响的奥林匹亚式俱乐部感到很惬意。这并不妨碍他完成他军官的职责时表现得一丝不苟。他参加所有的操练，按时刻表安排的时间站岗放哨，对那些比他年长的士兵像对待长辈一样尊敬。

在高高兴兴地完成这些职责后，他也很善于安排一天余下来的时间。除了与军官们一起玩以外，还有亲戚和儿时的朋友。皇太子的生活总像过节一样。日常的琐事对他有吸引力并使之陶醉。在他的日记中，日常的生活记载层出不穷：与叔叔姑娘们喝茶、溜冰，参加舞会，看戏，他说，社交活动完了回来很晚，“脑袋都疼了”，“1890年1月12日，星期五：我早上10点半才起床。我觉得得了嗜睡症，因为别人

无法唤醒我……我们和伏龙佐夫一家溜冰。在午餐后，我们去亚历山大剧院看戏，为萨维那义演《可怜的未婚妻》。我们到彼蒂亚<sup>①</sup>家吃晚饭。我们喝了不少酒，玩个痛快……”

“1月13日，星期六：我们去看《球》（法国戏剧），我笑了，很好玩……”

“1月18日，星期四：昨天摔了一跤（滑冰时摔的），一整天都脚疼。我穿着拖鞋走路。与玛丽姑姑、阿尔弗莱德叔叔<sup>②</sup>和伏龙佐夫家人用早餐。我不能滑冰了。我看别人滑冰，心里很烦闷。在伏龙佐夫家喝茶。7点，在骑士卫队用晚餐。那里有匈牙利和茨冈歌唱家。我们11时离去，很愉快。”

“1月19日，星期五：我10时许起床。人们将我脚上的绷带取去，打上石膏。昨天晚餐后，我感到很不舒服，早上凑和着吃。我没有散步，睡觉了。在谢尼娅<sup>③</sup>家和大家一起喝茶。那里有一个愉快的集社。8点，我们在山德罗<sup>④</sup>家用晚餐。只有几个同学在那里。卫队合唱团唱了歌，而戈尔布诺夫<sup>⑤</sup>讲故事直至深夜12点半……”

“1月20日，星期六：我高兴地重新推敲昨晚戈尔布诺夫讲述的故事……我去看谢尔盖<sup>⑥</sup>，他在出水痘。我们打扫了溜冰场。7点半用晚餐。我们到法兰西剧院看戏，戏院上演《女造反派》，由于改编和删节，这是一部不成功的戏……”

“1月23日，星期三：上午小型招待会，宴请阿尔弗莱德、吉

① 即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奥登堡亲王。

② 即萨克斯-科布-哥塔女大公和大公。

③ 谢尼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女大公，尼古拉的妹妹。

④ 亚历山大·米哈依洛维奇，后来娶了谢尼娅。

⑤ 幽默故事的作者和讲述者。

⑥ 即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大公。



埃<sup>①</sup>和奥波伦斯基<sup>②</sup>一家。在溜冰场，溜得很快活。我终于能穿冰鞋。我尽情地玩冰球。我们和伏龙佐夫和奥尔加喝茶。在谢尼亚家，我们和她们一起打牌。晚7时，在奥波伦斯基家晚餐。与伏龙佐夫家人跳舞一直到清晨3时。”“1月25日，星期四：伏龙佐夫家3位小姐来溜冰。用茶后，与3位小姐乘车游玩。在桌子上安装了一台电话，并和谢尔盖通话。在午餐时，我们单独在一起。9时，像1887年那样，开始儿童舞会。我觉得很好玩。”这些无聊的事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重复着。作者像一个14岁的孩子。然而，他已经22岁了。4月28日，他兴高采烈地写道：“我终于永远地结束了利尔的学业了。”

确实，皇太子好像是“结束学业”，但他并没有停止成长。在他的天真无邪后面，他对不是好玩的事很冷淡。从表面或隔裂来看，他渴望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判断，什么也不操心，尽可能少想事。他有这样一种不怎么突出的个性，以至有时候，那些问事者觉得他并不存在，他只不过是一个可爱的挂名人物。即使在肉体上是存在的，但是一位年轻的无足轻重的人物。他与他的祖先相反，中等个，一张漂亮的脸蛋，但缺乏表情。那些居心不良的人认为，由于他身上有丹麦血统，这就毁了彼得大帝血统种族那种强健的体魄。是年，兰斯多夫伯爵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皇太子并没有打扮。他到群众中去是很难将他辨认

① 后来，他担任外交部司长。

② 奥波伦斯基家族的亲王和郡主。